

我的哥哥

沒錯，我有一個哥哥。但其實這個表達不太準確，邏輯上應該說哥哥有我這個妹妹，或者說因為哥哥才有了我比較合理。

我的哥哥出生在七十年代末，那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嚴格貫徹的年代。按道理我不會降生在這世上，但當哥哥八歲時，我出生了，我得以有機會成為這個家的一員，有父母哥哥的疼愛，而這一切皆因為一個無奈的原因，我的哥哥不是一個健康的孩子。

我的哥哥長相帥氣，濃眉大眼厚唇，單看樣子看不出與正常孩子的不同，以至於到現在我依然常常覺得恍惚，我的哥哥究竟跟他同齡、我也喊「哥哥」的孩子有什麼不同。

從我記事起，我十分自豪有個其他小朋友都沒有的哥哥，小朋友們幼兒園回家都是孤零零一個人，而我總有哥哥陪伴。我的哥哥也對我疼愛有加，雖記憶中他表達得不多，但當我瘋玩瘋鬧的時候，他總在一旁微笑的看著我，輕輕喚我：「妹妹，慢點跑……」

哥哥當然也上學，就在媽媽單位旁邊的小學。因孩子特殊，媽媽經常會去問哥哥的情況，一開始媽媽還提着一股勁兒，覺得自己的孩子跟正常孩子差別不大，回家還會認真輔導哥哥的功課，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他讀和寫。慢慢地，我發現她輔導哥哥功課時的語氣不同了，現在想來那是又心疼又無奈，她漸漸妥協了。再去小學問情況時，也多是問問哥哥的身體狀況和有沒有給

班級添麻煩。多年後的一天，媽媽跟已經懂事的我閒談，回憶哥哥在小學時的事情，她先說起自己的兒子剛上小學時十分勤奮好學，遇見不懂的總圍着她不停地問，到後來功課越來越跟不上，一些同學也開始意識到他的不同。到哥哥五六年級時，媽媽每天踩着單車接他上下學，哥哥坐在單車後座，若恰巧碰上他的老師，那位老師總騎車追在後面不停說：「不要來上學了，影響班上其他同學學習，拖累班級成績……」媽媽並不搭話反駁，只是把單車踩得再快些，希望她的兒子不要聽見也不要聽懂這些話。

人生在線
木田

媽媽說到這裏，情緒變得很複雜，有憤怒，有無奈，有傷心，更多的是不理解，她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一個生病的孩子，更不理解為什麼自己的孩子要受病痛的折磨。三十多年過去，依然有孩子除了要忍受身體上的病痛，還要被迫去承受異樣的眼光和不公平的對待，媽媽的不理解依然無解，也許社會本就不公平。

哥哥讀完小學，又勉強上了兩年中就沒再去上學了。除了四處去醫院看病的日子，他多數時間在家裏，沒有享受過正常的人生。我每每看到他呆坐在沙發上，我總殘忍地希望，他不要像我一樣感覺那是苦，而是認為尋常的人生便是如此。不過細想來人生何嘗不就跟社會一樣，充滿公平？

如今他早已離開人世多年，妹妹只願他在另一個世界平安喜樂，經常微微笑。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兩點也不見，地面濕漉漉，落葉和殘花依然在風中輕輕搖曳。

我凝望窗外後園景象，知道秋正濃，而冬已至。秋和冬在擁抱，跳舞，依戀。也許，冬垂涎秋的豐厚和熱鬧。看，大地一片豐收景象，一年的汗水化成豐碩碩果，人們滿面笑容，放聲歌唱，開懷暢飲。紅艷艷的楓樹，黃燦燦的落葉，常青的松柏，碧綠的水流，大自然五彩繽紛，為秋加色。難怪冬也急急趕來，想和秋分享喜悅。

而秋，也仰慕冬的耿直和剛強。不是嗎？一陣寒風呼嘯，似千軍萬馬，橫掃每個角落。傾下漫天大雪，一下子就能把大地覆蓋，不管

一片片樹葉落下，散落在還是綠色的草地上；一株株花兒萎靡，低垂在黑色土壤的花圃中。忽見一串串透明雨珠從天空飄落，無意間幻化成白色小不點，又被風吹成片片雪花，輕盈飛舞……不多久，太陽從雲層中探出頭來，雪花沒有了，雨點也不見，地面濕漉漉，落葉和殘花依然在風中輕輕搖曳。

我凝望窗外後園景象，知道秋正濃，而冬已至。秋和冬在擁抱，跳舞，依戀。也許，冬垂涎秋的豐厚和熱鬧。看，大地一片豐收景象，一年的汗水化成豐碩碩果，人們滿面笑容，放聲歌唱，開懷暢飲。紅艷艷的楓樹，黃燦燦的落葉，常青的松柏，碧綠的水流，大自然五彩繽紛，為秋加色。難怪冬也急急趕來，想和秋分享喜悅。

而秋，也仰慕冬的耿直和剛強。不是嗎？一陣寒風呼嘯，似千軍萬馬，橫掃每個角落。傾下漫天大雪，一下子就能把大地覆蓋，不管

秋和冬的探戈

是美麗的，污穢的，都給披上純潔的銀裝。白皚皚，閃亮亮，一個童話般的世界，怎不叫人喜歡。所以，秋也遲遲不肯離去，想多看冬一眼。

不過，時序的運行並不為某種因素而改變。秋再不捨，也終歸要離別。只是，大自然奇妙輪迴，待到明年春天，萬物生長，新芽嫩葉；夏天，百花齊放，綠樹成蔭。然後，又到收成的季節，又讓秋和冬邂逅。一秋又一秋，一冬又一冬，年曆翻過新的一頁，歷史又添了一道印記，人類又在生存和發展路上，向前跨了一步。

作為大自然主人，人的生命無法輪迴，但卻能一代一代繁衍生息。每一代人，都用智慧和勤勞，把家園、故土和世界建設得更美好。創建優美建築，不斷繁榮經濟，積累豐富經驗，還有人生哲理……成為留給後代可貴的傳統文化。我們正是在思想中，在繼承和發展這些優良文化傳統中，也和前人邂逅。

記得幾年前，一位朋友的父親仙逝，在她情緒平復之後，我們約她出來茶敘。席中她談到這樣一件事：幾歲的小兒子問她，媽媽，你

說公公走了，到另一個世界去，他還回來嗎？她只能回答，很遠很遠，回不來了，我們只能想念他。小兒子又問，想念什麼？朋友說，想公公的好，想他愛你，教你寫字，帶你去公園玩……

我能想像小孩子當時那認真稚氣，似懂非懂的神情，小小心靈或許泛起了幾圈淺淺漣漪。是啊，我們講教育，希望下一代學會感恩，學會愛別人，就要從平常入手；傳承，應在細微處開啟。處在社會飛速發展的時代，歷史，不會像春夏秋冬般反覆循環。人類，只能不斷努力，承前接後，勇往直前。

可惜的是，現在仍有一些人，既忘記傳統，也不放眼未來。灌輸給子女的，唯有名利錢財。未滿十歲的孩子，做家長的就處心積慮，着力塑造他們成為明星、網紅，期望從小有名氣，父母得福，祖宗沾光。到頭來，卻落得誤了自家子弟。

年復一年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。一代代，那些優良文化傳統，要繼承、積累，發揚光大。我們學習前輩，也啟迪了後輩，美德代代相傳。既創造歷史，也在和未來跳着探戈！

北大紅樓的名人辦公室



繽紛華夏
霍非凡

紅耀亮眼，莊重大氣。

一百年前，紅樓是北京大學文科、校部和圖書館的所在地，從落成的一刻起，紅樓與紅色形影不離，不僅外表的樓體赤紅，內涵也與朝霞映亮晨幕的紅彩極為相似，是近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的策源地，中國共產黨建黨策劃、籌備和黨組織早期活動的重要場所。

走進紅漆地板，修繕一新的紅樓，首層到三層的六十五間展室，有六間按原樣復原。驚訝地發現，整個首層原來是圖書館的區域，體現了北大創建一流圖書館，營造優雅讀書環境的大手筆，用阿根廷人博爾赫斯的話說，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。紅樓圖書館就是最好的天堂之一。

進出各個展室仔細觀覽，見北大好幾位名人的辦公室設在首層。東南角的圖書館主任室，李大釗曾在此辦公。這間辦公室與其他辦公室的不同之處，是牆邊放一舊藤椅，東面和南面各有一窗，採光充足，滿室亮堂。確實是這樣，這位留八字鬍，戴圓框眼鏡的圖書館主任，自勉「鐵肩擔道義，妙手著文章」，伏案疾筆，寫下《法俄革命之比較觀》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等多篇文論時評，寫倦了，倚在藤椅上歇會兒。他親自上講台，講授《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》《唯物史觀》《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》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，點亮了師生們心中的燈，與志同道合的陳獨秀等人密議建黨大計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，最終堅守信念，永不叛黨，大義凜然走上北洋軍閥的絞架。

另一位建黨創始人陳獨秀的辦公室，掛着文科學長室的門牌。這間二層東側朝陽的大辦公室，擺着報架，室中有桌一張，椅幾張，桌上陶瓷茶具若干，可供數

人開小會，作書寫用，看得出，北大對這位愛穿西裝的江南才子十分厚待。一九一八年十月，受聘北大的陳獨秀搬入這間辦公室，在這張桌前，「南陳北李」約上張申府、高一涵等人圍桌而談，商議創辦《每周評論》事宜，茗淳談興濃，話到自然成，就這樣，《每周評論》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創刊，編輯部就設在這間辦公室內，與上海遷來的《新青年》等報刊相互呼應，形成進步輿論的格局，對於反帝反封建，弘揚新文化，以及五四運動的產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，亦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載體。

首層西側的圖書館閱覽室門旁，擺放着一張書桌，一張靠背椅，桌上有毛筆兩管，墨盒兩件和翻開的宣紙登記簿，這是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時辦公的地方，辦公條件與他人明顯不同。據介紹，這對漆光烏亮的桌椅，加上室內另一張大桌，均是原物。對面四張合併一起的大桌，桌上的報架夾着報紙，讀者就坐在那兒看報。一九一八年八月，毛澤東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和學生赴法勤工儉學，來到北京，經李大釗幫助，在圖書館謀得這份工作，管理十五種以上的中外文報紙，在一片窸窣窸窣的翻報聲中，登記讀者姓名，填寫卡片等。他還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勤工儉學活動，負責登錄圖書。儘管收入微薄，但好學不倦，旁聽講課，主動與李大釗等名師探討學問和救國救民的道理，「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」，成為建黨的又一位創始人，日後扛起中國共產黨的大旗，武裝鬥爭打江山，建立了紅色的新中國。

首層東側朝陽一面，有間校長蔡元培的辦公室。四下打量，這裏實在沒甚特別，至多是多了夾着報紙的報架，寫字枱也比別人的考究一些。桌椅後面靠牆的落地書櫃，擺上《墨子春秋》《秋公案》等古籍和大量外文書，這個書櫃不設門，完全敞開，櫃中一目了然，是它的獨特之處。以小見大，聯想到蔡公倡導「思想自由，兼容並包」的辦學理念，也是敞開式的。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，他任北大校長，革故鼎新，整頓校風，開放女禁，



▲▲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（上）和陳獨秀辦公室。作者供圖



活躍學術，使得馬克思主義在校內傳播，還抽出有限的經費，給圖書館購進含社會主義內容的書籍資料，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紅色思潮提供便利。中人善用，力邀「民族脊梁」魯迅作兼職講師，來校授課。在他寬容有度的「掌門」期間，北大湧現的新生事物層出不窮，成為最富有朝氣的高等學府。

還有「南陳北李」相約建黨的聯絡人、北京共產黨小組的主要籌建者張申府所在的登錄室，一桌配雙椅，兩個人可面對面做事，旁邊即是李大釗的主任室。這些按原樣復原的名人辦公室，大多設在圖書館區域，一是職務使然，他們多數人的工作崗位就在圖書館。二是身兼校內進步報刊的主筆或編輯，能靜心撰稿，查找資料也方便。三是能拉近與讀者的距離，了解他們的讀與思，引導學生「讀書不忘救國」。

不老的北大紅樓，不老的名人辦公室。

玩具展覽

近日，香港首間期間限定實體店TOEI E-STORE進駐Amaz By Lokianno藝術玩具展覽商店，以展覽及實體店的特點，推動香港藝術玩具界發展。

香港中通社圖片



市井萬象



貓頭鷹

冬日寒夜，外面黑魘魘漆漆一團。後山有貓頭鷹，俗稱哭哭鷹、夜哭狼。貓頭鷹的聲音如泣如訴，不是人間歡樂的鳴叫，人說是鬼叫，膽小者把門控好，埋進被子，不敢露頭，一些人不敢走夜路的。

貓頭鷹「咕咕」亂叫，聽得人毛骨悚然。祖母說是鬼叫。小時候膽小害怕，風動窗紙嘩嘩作響，每每頭縮進被窩裏，屏息靜氣，不敢大聲呼吸。

貓頭鷹的叫聲多變，有時候像病人呻吟，有時候像老牛喘氣，或者一連串格格的吵鬧聲，音調極大，響徹夜空。聞者懊惱，老人尤其，說有死喪，此論古已有之。貓頭鷹大抵屬於風物中不討好的一類，首因是惡其聲。古人每每寫到此鳥，多有不祥的暗示。曹植詩中憤憤不平，說「鴟梟鳴衡轡，豺狼當路衢」，鴟梟就是貓頭鷹。

貓頭鷹非貓非鷹，貓頭鳥身，禽獸結合，長相古怪奇特，很多詭異的事便和牠扯上了關係。古人認為貓頭鷹羽翼既成食母而

飛，謂其不孝之鳥，欲絕其類，常常殺了牠祭祀，春秋時候有個叫穎考叔的孝子常常捕而食之。清人筆記說某地貓頭鷹生下八九子，子大能飛，求食心急，噪逐不已，其母不能供養，知必不能逃，索性仰身披翅而臥，任眾子啄食至盡，只剩下地毛嘴。紀曉嵐也在書中說貓頭鷹是不孝之物。當真是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可知古人文章結論草率荒唐如此。

貓頭鷹的喙和爪呈鉤形，十分銳利，兩眼炯炯，大且圓，位於頭部正前方不能轉動，定於眼眶內，視野寬廣。貓頭鷹白天時瞳孔極度縮小，夜間瞳孔放到最大，目力很強，故其性晝伏夜出。前人說牠晝不見泰山，夜能察秋毫，明於細而暗於大也。小時候看到貓頭鷹頗為驚奇，目光凌厲直射過來，彷彿能穿透人心似。所以畫貓頭鷹最難的是眼睛。知者云，若想出貓頭鷹眼之神采，橘黃加藤黃為眼眶，眼珠用漆，最後還要點上鈦白。

貓頭鷹耳四周有羽毛構成的羽領，前緣有可活動的耳蓋，其功能為集中聲音。兩側耳孔位置不對稱，兩耳對頻率不同的聲音敏感程度也不同，因此可以同時定位聲源。加上羽毛表面覆了一層茸毛，飛行時悄然無聲。貓頭鷹遂成捕鼠能手，是會飛的貓。我見過貓頭鷹捕鼠，一蹴而就，將耗子抓起拋擲半空，以嘴銜住，須臾食畢而去。

古人多稱貓頭鷹為鴞，其品類繁多，有百餘種之多。我見過長達半米、頭像戴了黑色呢帽的草鴞；還有周身雪白，兩眼通圓，有碩大的頭頂，很像一個剛剛堆成的雪人的雪鴞；還有長了一張猴臉的褐林鴞、面目悲傷的長尾林鴞。我鄉多的是通體灰褐色，黃色眼底，黑色瞳孔的那種貓頭鷹。

民國初年，周作人養過一隻小貓頭鷹，專給牠好肉吃，卻不過半年就死了。我小時候也撿到一隻幼年貓頭鷹，費了很大力氣來餵養，也終是死了。大概此鳥性子剛烈，性屬山崖草澤，不願意苟活世人之手吧。

魯迅致友人的信說：我的文章是梟鳴，別人不愛聽。又有文集自序：「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，報告着不大吉利的事。」魯迅的書上，常有貓頭鷹的夜的氣息。《狂人日記》黑漆漆的森然，絕望無助，《藥》與《祝福》有墳邊暮色荒坡況味。一冊《野草》彷彿夜的冊頁，如月色下閃爍的寒光，濺出絲絲凜冽。《長明燈》如同地獄邊的磷火，《孤獨者》有春陰的鬼氣，都不是明明透亮的氣息。

魯迅很喜歡貓頭鷹，老先生將自己所畫的貓頭鷹作了雜文集《墳》的扉頁。畫中貓頭鷹站立在方框的右上角，歪頭，一眼圓睜作凝神狀，一眼緊閉，兩眼上有兩撮聳立的羽毛，最下則是兩支鋒利的爪子。魯迅在大庭廣眾中，有時會凝然冷坐，不言不笑，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飾，毛髮蓬然，有人索性給他綽號「貓頭鷹」。

貓頭鷹的巢穴在峭壁岩洞樹頂，人可望不可及，到底非是凡鳥。



准風物談
胡竹峰